

艺苑杂谈

素心尘外洁 芳韵兰中香

周燕

江素芳最近有一批画作在衡州博物馆展览，闻之，约上三二好友，一同前往。

新年刚过，年味还没有散去。推开那道玻璃门，殷红的春联在玻璃的反光中，虚晃一个春的镜头。迎面而来的，是一种类似宋代宫廷画的场景——极致的“静”、无言的“雅”。

所谓工笔花鸟画，无非是花木、草虫、禽鸟等，且多以盈尺小品呈现。然而，“咫尺之内，气象万千”的工笔画，却是颇具古典气质和丹青美的画种。

在素芳的画作里，你会发现，她的一幅画从来就不只是一幅画。只有看懂了她心思的人，才会感悟到。有些美，并不是不经意的一瞥。而是得在它面前静默一会儿，等春雨、夏花、秋风、冬雪都漫不经心地经过，才开始发生。那些意境还未开始时就匆匆瞥过的人，永远不会明了。

所以，画荷，就不能只画荷。素芳画的一组荷，折枝俯视，荷叶晕渍，工笔精微，没骨禅意。那张硕大的荷叶上，一颗晶莹剔透的水珠，荡过来又荡过去。仿佛微醺的风一吹，便花落，而纷纷。荷叶的边缘，还有一个已枯竭的小洞，暗喻时光的过往。她笔下的荷，也不是长在你的意料之中，通常多数人画荷，色泽以艳丽出彩。而她偏要采用焦茶、花青、石绿为主色，衬托一枝淡得发白的荷花，连站在花茎上的一只雀鸟，羽毛都是赭石色，整个画面看上去像夏日做着春日的梦，不肯醒的古意。

你在画前继续静默——那种“静”背后的“雅”。一般人认为，太过写实则“俗”，太过写意则“不忠”。能够平衡左右，才是最佳。没骨加工笔，既有狂放的表现，又可抵细节的温柔。凑近看那些形态各异的莲花，蛤粉的花瓣近乎透明。在你不可置信的眼眸中，再看瓣尖，又渐变成揉丝丝未砂的艳。花蕊微钩，略带花粉，簇拥在莲房周围，风经过，似细笔不停勾勒工笔情书。最妙的是那只不知名的雀鸟：羽毛丝缕入微，层次分明，不拍水，不梳羽，俏立花枝，双目凝视前方，眼神充满机警。形似某个不眠雨夜里，孤独灵魂与本尊的纠缠。

——热闹是荷花们的，孤独是这只鸟的，日子就该这么慢。

悠慢时光，寒星数点，泼墨宣纸，画一尺经年，哪怕万里江山也可以浓缩成一幅画卷。如宋人推崇的“崇尚自然”“以小见大”。画家在盈尺纸面上，如何再现自然美，表达“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总会有不同的概念。比如：梅、兰、竹、菊。这“四君子”已被历代画家画到极致。

素芳画笔下的梅有着别样的惊艳。“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她无需“满枝繁花”，仅用“疏”与“影”勾勒其风骨。兰、竹、菊亦同样留白，“空”比“满”让整个画面更高级。

“四君子”图是极具古风味的组画。采用丝帛为底，绢色蜜蜡，泛黄如陈茶。构图布局不按“最美的”常规，它们只是把自己的情怀、秉性、品格，不断地参与到人间去而已。

梅，是白色的江梅。画面极简，以淡墨为底色，仅有一枝梅花自黑瓷瓶斜出，枝干嶙峋，苍骨不枯，沁露疏风。花瓣薄如蝉翼，色至淡然，似丝似绢，恍如飞蝶。满目东方水墨的留白意境。“简”与“空”，本质应是神骨俱清，归于素净。

可画里的那株梅，像从旧历年间里捞出来的，不但素雅，还带着一丝雨落的冷冽清欢，无半点烟尘味。不像我有次开车，路过雁城的郊外，偶遇一列早梅，因天气温暖，居然梅腮粉嫩地在马路旁盛开。画里的则是寂静的一枝，在水瓶里，静静地藏着她的温柔。

而菊花，最绝的是花瓣的形状，娇柔婀娜不说，是带着一种倔强的尖，边缘还故意画得微卷，一个花瓣一个花瓣向外舒展，打着钩子。澄莹玉洁的花朵，以夸张的手法绘得硕大丰腴，看得人心里明亮起来。

看罢梅兰竹菊，一路走，一路清香随人。



《低昂》。 江素芳

■方水土

一犁春风万物始生 里耶秦简里的「祠先农」

彭昌辉

春风拂面，草木萌动，万物生机勃勃。田野间新土初翻，又是一年春耕始、万物盼丰收的好时节。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琴瑟击鼓，以御田祖。”《诗经·小雅·甫田》中曾描写春耕时节周王祭祀的场景。上古春耕时节，人们祭祀神灵，抚琴击鼓，祈求上天，降下甘露，滋润土地，带来丰收。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古代不只是礼仪，更是国家治理、教化民心的重要方式。出土于湘西的里耶秦简中，就保存了大量秦代地方官方祭祀的真实记录，当时叫做“祠先农”。

秦王朝重农抑商，对农业有各种扶持，制定完善的律法，种地种得好的人会有爵位奖励等。“祠先农”，正是秦代官方劝课农桑、重视农耕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春意渐浓、农事将兴之时，通过庄重的仪式，引导百姓不误农时、勤于耕作。

里耶秦简中，关于“祠先农”的记录有：“口盐四分升一以祠先农”“卅二年三月丁丑朔丙申，仓是佐狗出黍米四斗以祠先农”“卅二年三月丁丑朔丙申，仓是佐狗出祠先农余羊头一、足四卖于城且赫，所取钱四口”等等。简文中更明确出现“律曰祠律”。这些简牍，被考古专家称为“祠先农”简，目前所知的就有一百多枚，是秦代官方祭祀活动的第一手资料。

究竟什么是“祠先农”呢？

《说文》解释：“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礼记·月令》载：“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用圭璧及皮币。”秦王朝以十月为岁首，在三月祭祀先农，顺应农时，倡导春耕，祈愿一年之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先农”，并非虚无缥缈的神灵，而是上古传说中教民耕种、开启农耕文明的先祖象征。《汉仪》曰：“春时东耕于藉田，引诗先农，则神农也。”先农在远古称帝社、王社，或指神农，或指后稷，至秦汉统一称“先农”。

“祠先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岁月流转，这一传统历经秦汉、唐宋、明清，虽在形式和规模上有所变化，但其重农、尊农、劝农的核心内涵始终未变。

从“祠先农”简中我们得知，当时，秦王朝迁陵县是在每年的三月初举行“祠先农”。按其祠律，所有的官员都要参加，并要献出贡品。祭祀贡品有猪、羊，还有酒、盐、黍米等。其中，一位官吏献出盐0.41升，以作祭品；还有一位叫“狗”的管仓库官吏，献出黍米四斗，以祠先农。

我们依据里耶秦简的记录，可以还原一场春意盎然、庄重质朴的秦代官方劝农仪式：

立春前夕，草木萌动，迁陵县令便派官吏到县城郊外的土地上，设下先农坛。坛场简朴庄重，供奉先农神位，周围布置着精美的祭品和象征丰收的器具，

处处透着对农耕的敬重。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祭祀的队伍从迁陵县衙出发。县令“昌”身着礼服，率领文武官吏和当地百姓，缓缓前行。队伍中旌旗飘扬，鼓乐齐鸣，尽显庄严与敬重。到达先农坛后，仪式正式开始。净手、上香，县令亲自点燃香烛，虔诚地鞠躬行礼。接着，宣读祭文，表达了对先农的感恩之情，祈求保佑农业丰收、国家安宁。然后，献上丰盛的祭品，有盐、酒、羊、猪、五谷等，这些都是当地人民辛勤劳作的成果，以此表达对先农的敬意。

祭祀中，还有一项重要的环节——亲耕。县令扶犁，赶牛犁地，以示开始春耕。其他官吏也纷纷效仿，参与耕种之中。试犁后，人们将祭祀的物品抬起来游行，提醒人们五谷待种，百业待兴，迎接春耕生产开头的到来。游完街巷后，人们回到街市中心，剩余的祭品由官府统一处理，或分发，或出售，物尽其用，不事浪费。

央视节目《简牍探中华》便呈现过迁陵县府售卖祭品的场景。祭祀完毕，官府会将剩余祭品分发或出售给百姓。“祠先农”简中的“余彻”，即祭祀后撤下的剩余供品。还是那位叫“狗”的管仓库官吏，当天就将撤下来剩余的祭品一个羊头、四条羊腿卖给了一位叫“赫”的修城民工，得钱“四口”。因简牍中“四”后面的字被毁掉，据专家们推测，应为四十。那个时候每人每天的基本工资才八钱，四十钱相当于五天的工钱，可见羊头羊腿在当时价格并不低。

“祠先农”简中还记载了“祠穴”“祠隄”“秦牢”等祭祀内容。有学者推测，“祠穴”或与狩猎有关，“祠隄”或与水利、堤防相关，“秦牢”即太牢，是牛、羊、猪三牲具备的高规格祭祀。这些记载共同说明，秦代的祭祀体系，始终与生产、生活、民生紧密相连，与时节、天地、自然息息相通。

有专家学者研究认为，这批里耶秦简中的“祠先农”简应为校券，多为迁陵县府祭祀先农时准备和发售祭品的记录，上面清晰标注经手人、监督人。“祠先农”简的记载，反映出祭祀是地方政府的官方行为。简牍中的“诸有祠”“律曰祠律”等文字，证明秦王朝有专门处理宗教祭祀事务的法律《祠律》。

当然，“祠先农”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场仪式。它是对农业文明的传承和弘扬，通过制度化、礼仪化的方式，让后人铭记先民顺应天时、勤劳耕作的智慧，在一犁一土、一祭一耕中，诉说着人与土地最朴素的情感。

春风依旧，农耕不息。从里耶秦简里的“祠先农”，到延续千年的藉田礼，以礼劝农，以勤丰收，成为我们理解历史、珍惜农耕、尊重劳动的重要精神印记，提醒我们敬天惜地，不负春光，不负耕耘。



祠先农简（14·698号）释文：卅二年三月丁丑朔丙申，仓是佐狗杂出祠先农余彻酒一斗半斗卖于城。



《外人》剧照。

■戏连台

是亲人 不是外人

斯日古勒

由刘添祺导演领衔的青年戏剧团体创作的话剧《外人》，曾获2025年岳麓山青年戏剧季“青年竞演”单元“最佳剧目”奖项。这部作品讲述了丧尸病毒爆发初期，一对母子和一个前来做客的变装博主共处一室发生的故事。从亲情关系上来说，变装博主作为客人看是这个家里的“外人”，但实际上，在变异成丧尸之前已经七年没有和儿子交流的母亲，才是这个家里真正的“外人”。明明是共处一室、血脉相连的亲人，怎么会变成不闻不问的“外人”呢？这并不是刘添祺第一次在作品里表达对原生家庭亲情关系的思考，他早期的作品《鸡兔同笼》《巴西 BRAZIL》，也分别对父女、母子关系展开了探讨。

刘添祺在采访中表示，他的创作理念是“话剧是对生活的高度假设”，他擅长使用不寻常的故事题材作为寻常亲情关系题的外包。在他的早期作品里，选取的人物关系极具典型性，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亲情关系并不常见。比如在《鸡兔同笼》里，对话的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离异父亲和女儿；《巴西 BRAZIL》里，对话的是瘫痪在床的儿子和母亲给儿子安排的机器人。而在作品《外人》里，则高度浓缩了中国式普遍亲情关系，在这个故事里，任何观众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与父母或子女相处的影子。从作品内容的转变，不难看出刘添祺作为编剧，对亲情关系的思考重心正逐渐改变。早期作品里其更多是呐喊式、宣泄式的，传统家庭结构里，父母身份往往也代表着一种无法挑战的权威，而《外人》里则增加了视角的转换，从寻求理解转变为寻求沟通，不仅是从子女的角度看父母，也是从父母的角度看子女。“外人”所表达的并不是将亲人当作外人，而是抽离出日常生活的琐碎和争吵，让自己用“外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与亲人之间的关系。

话剧和人生一样，没有标准答案，话剧从来不是为了审判和说教，更多是抛出一个问题，并引发观众思考。刘添祺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在他的故事里，每一个角色都会对亲人好好说“再见”。在生活中面对离别的时候人们往往无知无觉，这必然会在日后回忆起来的时候产生遗憾，而刘添祺创作里的温柔与包容，稳稳承接了观众离别回忆里的缱绻与不舍。他不是一个锋利的编剧，在表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时他从来不会让角色情绪失控到歇斯底里，正相反，他的表达很含蓄、很隐忍，甚至让父母的真情“藏”在“面具”之后。这种缄默的爱渗透在大多数传统家庭里，就像《外人》里变成丧尸的母亲，她似乎一直在拼尽全力对抗一个敌人，尽管这个敌人从来就不存在。母亲总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孩子的关心，尽管这份关心也许会适得其反，也许从来就不能被理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总是在对抗父母，寻求独立，但当这种独立会伤害到父母的时候，无法割舍的血脉亲情又总会让我们就此住手。

亲情关系问题一直是人生路上无法绕开的话题，父母就像是人生的烙印一样，人们的行为不可避免会沾染上父母的痕迹。在教育子女这件事上，也许只有当自己也有了孩子以后才会尝试理解父母。但不管怎么说，就像刘添祺在作品里表现的那样，即便《鸡兔同笼》里父女之间隔着监狱的那堵冰冷的玻璃，《巴西 BRAZIL》里儿子的灵魂被困在瘫痪的躯壳里，《外人》里母子隔着卧室的那道冰冷的门，他们的心永远都渴望着冲破物理的束缚，在戏剧里完成一次真正的对话。毕竟，亲人永远不会是外人。

月海的涛声

崔建平



《小城大事》海报。

电视剧《小城大事》改编自朱晓军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由中央电视台、北京百纳千成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腾讯视频联合出品。该剧以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温州平阳县“农民造城”的真实事件为蓝本，用现实主义笔触，讲述了当地通过围垦滩涂、集资建镇，让数十万农渔业从业者，完成了从农民到城镇居民的华丽转身的故事。

电视剧一开篇便传递出鲜明理念：“摸着石头过河”，一切从实际出发。以赵书记为代表的平阳县领导班子，顺应群众期盼，推动月海撤村建镇，却面临财政紧张、资金短缺的现实难题。县里选拔善于筹措资金的基层干部，组建镇党委领导班子，放手一搏、大胆探索，以“合作”“集资”的方式，吸引先富起来的“猴子”们（指“能人”）带资参与，依靠群众力量，在小城办成大事。

配齐配强镇党委班子，是全剧的重要开篇，核心方式是公开竞聘。一时间，传统人格魅力与现代管理理念，在竞选舞台上激烈碰撞。基层干部郑德诚（黄晓明饰）熟悉当地民情民生，群众基础扎实，民意呼声高涨，志在担当重任。海外留学归来的县委副书记李秋萍（赵丽颖饰）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拥有系统的城镇建设与管理理论，机关工作经验丰富。两位竞争对手一文一武、一柔一刚，既守传统又求创新，既讲开放又重务实。平阳县委以竞争选拔任能、顺应民心民意，让剧集开篇便看点十足、矛盾交织、张力饱满。整个叙事紧扣群众意愿，“摸着石头过河”的节奏稳健而清晰。

利益问题，始终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围海建镇、实现群众身份转变，必须借助社会力量，充分用好先富群体的资金。这无疑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分寸与尺度的把握至关重要。

电视剧围绕这些改革热点层层铺展，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男女主人公郑德诚、李秋萍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从最初的竞争对手，逐渐成为并肩作战的最佳搭档，诠释前嫌、同心建镇。争取到“猴子”们的资金

支持，成为他们破局的关键。剧集围绕“七上八下”用工、暗箱操作风险、“城市建设费”争议等焦点展开，城镇管理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难题，牵动着戏里戏外所有人的心。

在波澜壮阔的建镇叙事之外，几条情感线索同样真挚动人，牵动观众心绪。男主人公郑德诚英俊干练、颇有入缘，身边不乏追求者，但他始终以事业为重、以群众为先，将个人情感搁置一旁，数次可能萌生的情愫被他淡然放下。年轻的李秋萍镇长，与爱慕她多年的大学同学、青年记者，因在月海发展的理念、人生价值的追求上存在分歧，最终遗憾错过。实干派干部林冬成，与带着孩子的孙小燕心生情愫，却终因人生观念不同，未能走到一起。

在月海垦荒建镇、发展经济的进程中，以高雪梅（朱媛媛饰）为代表的一批励志“猴子”们，贡献了大量精彩情节，成为“人民城市人民建”主题的生动体现。小镇初具规模时创办的“大狗茶”餐厅，以餐茶一体的现代经营模式，改变了当地生活理念，成为洽谈合作、交流发展的重要场所，不少关键剧情都在此展开。先富起来的创业者们，用自身积累持续为城镇建设注入资金，在缺少国家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多次自筹资金化解建设危机。面对困境，他们始终与镇党委站在一起，同心协力、共渡难关，不少情节令人热血沸腾、感动落泪。当城镇需要扩大再生产时，“猴子”们又以公司资产担保，贷款上亿元投身“围山建园”二次创业，打通月海发展的最后一环。他们虽不是主角，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